

讀
書
雜
志

淮南內篇第十六

言事卷之六

高郵王念孫

說山

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吾聞得之矣

魄問於魄曰道何以爲體魄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魄曰吾直有所遇之耳念孫案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魄答曰吾直有所遇之耳今本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

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

藝文類聚靈異部

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竝有此四字又下文魄曰

吾聞得之矣聞字涉上文而行

小學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念孫案學當爲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文子上德篇正作不小覺不大迷又案高注本作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道者覺誤爲學後人因加不博二字也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爲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

千歲之鯉不能避

引轡者爲之止也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柅車引輶者爲之
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情之至也念孫案千歲之鯉
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
證今本作千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
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竝作詹公
之釣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
卑雅云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
下文引輶者爲之止
下又衍也字因下文精之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爲韻如至也而衍

今本則失其韻矣

聽雷者聾

視日者眩聽雷者聾念孫案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
聾也玉篇聾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聾注云耳中聾
聾然埤蒼云耳中聲也廣韻與埤蒼同據此則古本作聽雷者
聾今本聾作聾而無耳中一聾之注則後人以意刪改
之耳

不能有

爲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念孫案不能
有也本作不能無爲也下文不能無爲者卽承此句而
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
爲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爲

而誤文子精誠篇正作爲者不能無爲也

有言者 載無 之神者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

其神

句

之神者

今本此下有高注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

鼻之所以

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念孫案無言而

神有言則傷相對爲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上下

文者字而誤衍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

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爲則

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陳

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

高注故曰傷其神是以神字絕句

之神

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云云本在有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卽爲文子所惑也

不可使長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長竹文反高注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念孫案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

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

一淵不兩蛟下脫文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念孫案：一淵不兩蛟，卽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揚雄篇曰：母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竝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蛟下，引蛟魚之長，其

皮有珠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

子見子夏 見之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念孫案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篇

外市

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外市者以日爲短念孫案外市

本作市外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竝作市外釋名亦云市外曰棄市

不用劍

夫至巧不用劍高注曰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引之曰至

巧不用劍本作至巧不用鉤繩

高注同原道篇曰規矩不能方員鉤繩不能曲

直莊子駢拇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

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

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卽此所云至巧不用鉤

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

今齊俗篇脫此注

卽此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

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

字明矣。又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劍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

誕者

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念孫案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則無字明矣泰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亦無者字。

千年之松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

今本伏作茯乃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引此正作伏說林篇

伏苓扣兔絲外字亦作伏今據改

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念孫

案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

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伏苓

以下二句倒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

下有伏苓今云下有伏苓上有兔絲者變文協韻耳

上有叢蓍則知下有伏龜兔

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

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爲松之上

下矣然則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

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

年爲伏苓

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伏苓

非謂千年之松下有

伏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太平御覽藥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

周之所存身所以亡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甚宏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念孫案下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脫之字

脩其歲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念孫案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水濁而魚噉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念孫案故國有賢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

有猛獸園之有螫蟲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
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過境爲之不割漢書
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
邪爲之不起義竝與此同且采與里爲韻今本下二句
誤在此處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
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
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
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
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
子之謂也

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
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

謬辯見晏子

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

鉤

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高注曰鉤釣也念孫案
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爲釣魚之釣又爲
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
鉤爲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下文云操釣上山揭斧入
淵說林篇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
得魚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
云如操釣而臨澗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鉞而爲釣兮
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已之鉤注作
鉤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爲鉤後人遂顛倒注文以就之

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爲鉤釣鉤也以曲爲附會而舊本之蹤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淺學人但知釣爲莊本同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別名故書傳中釣字多改爲鉤詳見莊子鉤餌下

擁柱

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緩擁柱號矣念孫案擁柱當爲擁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擁樹

會草

故會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念孫案會

草本作草倉，草倉與水居，相對爲文，寫者誤倒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正作草倉。莊子田子方篇同。

禮而失禮

信有非禮而失禮，念孫案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

不可慮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案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賈誼鵬鳥賦天不可豫謀，即用淮南之文。今本蓋

脫豫字

既捫以脩

髡屯犂牛既捫以脩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

沈諸河高注曰捫無角脩無尾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

集韻皆無捫脩二字捫脩當爲科櫪櫪他果反後人從牛作

捫脩傳寫者又誤爲捫脩耳隸書隋字或作隋又作隋

而誤爲脩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更隨園谷隨字作

隨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郾閣頌人物俱隋隋字作隋

皆其證也又淮南地形篇其人隋形兌上今本隋譌作

脩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徐廣曰脩或作隋李斯傳隨

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皆科與脩皆禿貌也禿

以隸書隋脩相鳳遂致傳寫異文科與脩皆禿貌也禿

一聲之轉脩務篇云囊飴盆孟其方員銳櫪不同櫪與

銳相對是脩爲禿也墨子脩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

墮與橢同墮顚謂禿頂也

故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其實無角亦可

謂之橢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

隨與橢同

齊俗篇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卽橢字

說苑立節篇作射科

雉

雉與兕同集韻兕或作雉史記齊世家蒼兕蒼兕徐廣曰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

表兕作雉隨兕科雉皆謂兕之無角者也太元窮次四土不

和木科橢范望曰科橢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幹說云

科橢木首杙也義與此科橢相近橢字集韻又音徒禾

切故太元與和爲韻此與羈犧河爲韻

羈古讀若歌下

其羈與犧多爲韻轉讀若俄犧古讀若訶

今誤作

橢則失其韻矣

寒顛

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念孫案寒下亦當有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

必先始於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念孫案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爲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竝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

飢類

樊筭飮類

各本筭誤作筭

在旃茵之上

各本旃誤作初太平御覽

引作旃今據改旃與筭同旃得也

原道篇曰旃旃茵傳旃象是也

類篇帶甄讀鼃之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

類篇皆無甄字甄當作甄字之誤也說文窰甄空也

與空

通孔玉篇甄或作甄亦作窰胡圭古畦二切甄下空也楚

辭哀時命璋珪雜於甄窰分璋珪與甄窰美惡相懸故

以爲喻此云樊筭飮甄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亦爲

其惡也

見下文

甄字不得音甄注當作甄讀鼃之鼃甄

音皆從圭聲故讀甄如鼃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

誤作甄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鼃

尚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韻收入麤字引高注麤讀耑
鼯之鼯則爲俗本所惑也

縱之其所而已

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鰕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
所而已念孫案縱之其所而已所下當有利字淵者魚
之所利木者鰕之所利故曰縱之其所利而已高注故
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文脫利字
所學紀聞而注文利字尚存莊本又改利字爲所字則
引此已誤并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
高注利字合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

予車轂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念孫案
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予下並有之字於
義爲長。

大相去之遠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之遠念孫案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行乃知其相去
之遠又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

設他

媒但者非學設他但成而生不信立謹者非學鬪爭謹

立而生不讓念孫案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

與訛同謾訛詐欺也說文謾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訛

玉篇湯何急就篇謾訛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謾訛巧

達可二句黠不實也或謂之訛謾楚辭九章或訛謾而不疑訛

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訛者

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

也謾他與鬭爭相對爲文各本謾他竝誤作謾也或又

於鬭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

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鬭爭下加也字故特

辯之

一人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念孫案：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人。二人不並行則可以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並也。

棄衽席後黻黑

文公棄衽席後黻黑，咎犯辭歸。高注曰：晉文公棄其臥席之下，黻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辭歸，引之曰：高讀棄衽席後黻黑爲一句，非也。棄衽席爲句，後黻黑爲句，謂於衽席則棄之於人之黻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

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憲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
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
復恩篇同

桑葉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念孫案桑葉當爲木葉長年見
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庾信枯樹賦引此正作
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
十九所引竝與枯樹賦同

鼎鎔

鼎鎔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高注曰鎔小

鼎引之曰古無謂小鼎爲鎔者鎔當爲鑄鑄字本在鼎字上鑄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鑿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鑄鼎也廣雅同讀若彗說林篇水火相憎鑄在其閒五味以和彼注云鑄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鎔爲鑄之誤明矣鑄小貌也小鼎謂之鑄小棺謂之槨小星貌謂之彗其義一也

知其且赦 所利害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念孫案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爲天天字或作天其字或作元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

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徑天高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念孫案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

淮南內篇卷之十六

淮南內篇第十七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說林

舟桅

遽契其舟桅高注曰桅船弦板

弦與舩同

桅讀如左傳襄王

出居鄭地汜之汜也念孫案桅與汜聲不相近徧考書

傳亦無謂船舷板爲桅者桅當爲桅桅與汜同聲故讀

從之桅字本作舩廣雅曰舩謂之舷謂船兩邊也集韻

類篇竝云舩或作桅桅字草書作桅因譌爲桅矣楊慎

古音餘於陌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汜

則爲俗本所惑也

足以躋

足以躋者淺矣然待所不躋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念孫案足以躋以亦當爲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雛禮

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始於蚺蛆身力勝日而服於雛禮引之曰禮當爲札札譌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譌作禮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譌曰札或作禮埤雅引此作雛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攝焦札也鈔本太

平御覽引廣雅作鷦鷯。刻本作鷽。禮亦是鈔本譌。札爲
札。刻本又改爲禮也。今本廣雅作鷽。托托亦札之譌。鷽
鷽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鷽。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
則云。祝鳩。鷽鳩也。然則淮南之鷽。札卽廣雅之鷽。札也。
此六句以諸祖爲韻。日札爲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札之
札。徐邈音側乙反。正與
日字相。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內爲之掘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高注曰。掘。律氣不安。祥
陳氏觀樓曰。掘卽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
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

掘

戴致之

均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絰。冠則戴致之，絰則履之。念孫案：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爲竒字之誤也。致字俗書，或作致，與竒相似而誤。時則篇注：格，竒也。劉本誤作致。廣韻：竒，竒戴物也。竒亦戴也。履亦履也。竒之言竒閣也。廣雅曰：竒閣，戴也。又曰：載，閣竒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竒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疑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

泛杭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高注曰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杭作抗念孫案杭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爲抗抗誤爲杭又誤爲杭耳說文抗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抗我毛傳曰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抗鄭注曰抗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抗紫莖抗字亦作捫晉語故不可捫也韋注曰捫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抗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抗動動則得魚也

蘭芝 芝若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念孫案芝當爲芷字本作莖卽今

之白芷也。隸書止與之相亂，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

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並稱。

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

內則人君燕食有芝栢。虞禋曰：芝，木芝也。庚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栢，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

神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聖王休祥而不以爲香草也。

者皆是芷字之誤。

廣雅釋天：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

芝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

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

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掄步

上步

脫一字說見脩務。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芝若香。草案芝亦芷之

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刈子周穆王篇同

但 氏

使但吹箏使氏厭窳雖中節而不可聽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念孫案高讀與燕言鉏同則其字當從且不當從旦說文但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但鈍也今本廣雅但誤作但但辭見廣雅疏證廣韻但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閭祥閭二音竝相近若

然則但爲但之誤也使氏厭竅氏當爲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爲氏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泚是其例也厭與壓同說文壓一指按也玉篇易協切秦族篇曰所以貴扁鵲者貴其壓息脈而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擗下而不能成曲其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言使不善吹者吹竽而作厭壓擗壓厭並字異而義同使樂工爲之按竅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工捻竅捻與厭同義文選笙賦厭乃揚李善曰厭猶捻也則氏爲工之誤明矣

自藜藿

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念孫案自藜藿本作自
會藜藿今本脫會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會
部三出爲客治飯自會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爲客
治飯而自會藜藿名尊於實也陳禹謨本會字
誤在藜藿下太平御
覽飲食部八引同

藟苗

藟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

各本脫以字今據下文及太平御覽引補

廣不類

布而可以爲布今本注曰藟苗秋秀楚人謂之藟藟讀
敵戰之敵幽冀謂之秋若也念孫案藟本作遘注同故注
讀如敵戰之敵注內秋秀本作藟秀楚人謂之藟本作

楚人謂之邁苗邁與荻同

玉篇邁徒歷切
荻也或作荻

邁苗者荻之

穗也

苗音他六徒歷二
反字從由不從田

荻華如絮而不溫故曰類絮而

不可以爲絮荻或謂之蕓廣雅曰邁蕓也齊民要術引

陸機毛詩疏曰蕓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卽謂之蕓是蕓

邁一物也其穗則謂之邁苗故注云邁苗蕓秀楚人謂

之邁苗玉篇苗音他六徒歷二切苗與茗一聲之轉故

幽冀謂之荻茗也幽風鴟鴞傳曰茶蕓茗也正義曰謂

蕓之秀穗也蕓茗卽荻茗荻茗猶邁苗耳太平御覽布

帛部六百卉部七引此竝作邁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

又引高注邁苗蕓秀也今本邁字皆誤作蕓

說文蕓艸
也從艸商

聲玉篇舒羊切引字音蒿
陸遂易也音義與此迥異注內楚人謂之邁下又脫苗
字注言楚人謂蒿秀爲邁苗脫去苗字蒿秀又改爲荻
秀而不知荻卽邁字也莊本改蒿爲蒿而又不知說文
玉篇廣韻集韻之皆蕪蒿字也

醯酸不慕訥訥慕於醯酸

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訥訥慕
於醯酸念孫案下三句當作醯不慕訥訥慕於醯句醯
酸也與下三句相對爲文今本醯不慕訥句內衍一酸
字醯酸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
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

可以灌四頃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念孫案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

遠望尋常之外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畫甚霧之朝可以細

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入部十五作不
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
卽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
遠字

來乍

虎豹之文來射蜎狄之捷來乍高注曰乍暫疾以其操
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

據當爲躁各本脫人字今據上句注補

念孫案繆

稱篇作蜎狄之捷來搯高注搯刺也搯與乍古同聲而
通用當以彼注爲是

戰兵外

戰兵外之鬼憎神巫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
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外謂外於兵也曲禮曰外寇曰
兵釋名曰戰外曰兵言外爲兵所傷也周官冢人凡
外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爲兵故妄加
戰字耳兵外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
爲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
兵外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外及牛馬
會篇銅功之侯
必漸兵外之頭

目不可以瞽 耳不可以察

瞽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

察精於聰也。高注曰：不可以瞽。瞽之則見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也。引之曰：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瞽，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塞。精於聰也。注當作不可以瞽。視之則見也，不可以聽之則聞也。瞽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充而不瞽，耳目達而不聞。秦策：南陽之瞽，幽高注：樊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瞽，是蔽。樊，古字通。今作瞽者，涉上文目字而誤。太平御覽：鑣介部三引此已誤。塞猶蔽也。鄭注：郊特牲曰：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子上德篇正作瞽，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未嘗適也

當凍而不外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也其適

高注

也亦失也

未嘗適也適引之曰未嘗適也適當作未嘗不適

也適上言不也其適乃也失之也此言也適乃遺忘之

忘

忘字古通作也要略曰齊景公獵射也歸韓子難二

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也之並與忘

同荀子勸學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

言人心有所謂適

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也當暑而不暍者能不失其

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爲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

則忘乎其爲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

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者。猶未適也。此卽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亡適云。亡。無言不凍不渴。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字明矣。

二十二日

鷺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念孫案。二十二當爲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蟲豸部一。竝引作三十二日。

弗掘無泉

稿竹有火弗鑽不難

與然同

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念孫案

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

也後人改不出爲無泉者取其與難字爲韻耳不知此

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爲韻

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

而鑽與難掘與

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

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

且泉卽水也旣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

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以飯爇

有以飯爇者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念孫案太平御覽

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饀因誤而爲

飯呂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饁舛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卽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舛則
文不成義

罾者 罾者

釣者靜之罾者扣舟罾者抑之罾者舉之高注曰罾者
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
取之罾讀沙慘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罾幽州人
名之爲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罾字罾
當爲罾字之誤也注同說文罾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
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罾讀沙慘也太平御覽

飲食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糝周頌潛篇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糝也爾雅糝謂之淙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糝與糝同兗州謂之糝幽州謂之淙方俗語有輕重耳罍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罍者舉之是也罍者下罍而得魚故言抑罍者舉罍而得魚故言舉

或謂簦下脫文

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簦或謂簦頭登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念孫案或謂簦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冢與隴竝與簦名異而實同隴本作塋方言冢秦晉之間或謂之塋廣雅簦謂之簦

若頭牽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

爲其不出戶而堦之也

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堦之也高注曰爲
不出戶而塵堦昧之非其道引之曰如高注則正文爲
其不出戶而堦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
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爲文爲猶謂也

古與謂同義
說見釋詞

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昧若謂不出

字

戶而堦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
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爲韻

恆彖傳久於其道
也與已始爲韻月

令母變天之道與理紀爲韻管子心術篇心處其
道與理爲韻正篇臣德咸道與紀理止子爲韻若無

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着之非其道亦與酒爲韻

葵藿 爲車者 陶者 狹盧

屠者葵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盧念孫案葵藿本作藿葵藿葵與步行相對爲文諸書多言藿葵無言葵藿者此寫者誤倒也爲車者步行本作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爲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爲車馬之車故又加爲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爲文今本人作者以上二句而誤盧與廬同

荀子富國篇若盧屋妾即盧孟子屋盧子廣韻作屋盧子

屋

道藏本劉本竝作盧莊

改盧爲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盧意林引作屠者食藿羹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食字爲字多字皆馬總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提提者射

昀昀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高注曰昀昀明爲眾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念孫案注訓提提爲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昀昀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

與題同說文題

音提

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爲

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爲善乎毋提提

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爲明也的的者獲提提者

射卽莊子

山木篇

所謂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卽云大白若辱大

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爲安則旣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

不屬矣

至陵

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念孫案陵當爲
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

正作陸

絲衣帛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氏觀樓曰：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德篇作衣絲帛。

或惡爲故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念孫案：或惡爲故本作或善爲故。言紵善爲新，布善爲故也。今本作或惡爲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爲故。

譏

猷黼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爲裳則宐以爲冠則譏
高注曰譏人譏非之也念孫案譏本作議高注本作議
人譏非之也今本議皆作譏者後人以議與宐韻不相
協而改之因并改高注耳不知宐字古讀若俄說見唐韻正

與譏字不相協而議字古亦讀若俄

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

爲古讀若譏淮南俶眞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詮言篇行有迹則議與詞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與宐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
以爲冠則議詮言篇云行有迹則議又其一證也

少自其實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念孫案、少自其質、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大旱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而落、陳氏觀樓曰、大與太同、旱當爲旱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自然之勢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今本注口自然之勢、念孫案、自然

志九之十一
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

吟於巷 精相往來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今本注曰精相往來也念孫案巷當爲燕字之誤也道與牀相對燕與荆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篇身在平秦所親愛在於齊外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

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
吟於菑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
來句皆與上二句連引

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

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念孫案此本作聖人行於水
無迹也眾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
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足行於水無
跡也眾生行於霜有跡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
聖人行於水無跡眾人行於霜有跡是其證據高注云
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之無迹則正文本有無迹

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眾人行之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眾人行之也。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耳。

批伉

故解粹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高注曰批擊伉推劉

本伉作伉

諸本及莊本同

引之曰伉與伉皆批字之誤也。

隸書

或作伉

九字或作伉

二形相似故批字右邊或誤爲伉

或誤爲伉

其左邊手旁又誤爲人旁故藏本作伉劉本

作伉也劉子攬秘揆批辭文抗一本本作伉此尤誤注內

爲伉之說也

俗書沈字作伉此尤誤爲伉之說也

注內

推字當爲樵

方言曰秘批樵也

郭璞曰批都感反亦音

作樵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八所引並作樵

今據改

南楚凡相樵搏曰秘或曰攬

劉子黃帝篇曰：樵秘挨抗，說文：樵擊也，樵反手擊也，抗，淡擊也，樵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抗樵矣。或謂史記孫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抗，卽史記之批亢。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亢擣虛，是謂批其亢，擣其虛。日知錄曰：亢與劉敬傳摠其抗之抗同，謂喉龍也。此文捫格批抗，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抗爲樵，則非抗字明矣。

志遠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蹠者，足也。足大與志

遠義不相通志當爲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汜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隸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爲志

賊心出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出高注曰賊害陳氏觀樓口出字當爲亾也二字之譌亾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

淮南內篇第十七

淮南內篇第十八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人間

智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

戶

居智所謂

謂猶爲也下文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大戴禮

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韓詩外傳曰王欲

用女何謂

辭之劉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

篇曰何謂

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

異也以上

諸謂字竝與爲同義又莊子讓王篇其何

之爲呂氏

春秋慎人篇爲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

不可淮南

道應篇爲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

門史記爲

作謂皆語之轉耳劉本依文子

行智所之事

智所秉動智所由念孫案四智字竝讀爲知

智字古有二音二義

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

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

爲知而諸本多從之

莊本同

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卽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病疽將死

孫叔敖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念孫案此事又見劉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死病疽將死當作病且死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賈子胎教篇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文義竝與此同劉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死將亦且也今作病疽將死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

吾則死矣

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念孫案吾則死下本無矣字此後

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外王

必封女也劉子呂氏春秋竝作爲我外爲亦若也

爲字古與

若同義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外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是也

若我外猶言吾若外吾若外猶言吾則外也古者則與

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

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

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

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

連有赴東海而外矣言彼若爲帝而正於天下也

史記魯仲

連傳彼則作彼卽
則亦若也說見下燕策太子丹謂荊軻曰說得劫秦王

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
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史記
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
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卽漢欲挑戰則與卽古字通而同
訓爲若

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

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

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死謂喜曰我卽死女能
固內公平賈子胎教篇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
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願謂其嗣康子
曰我卽死若必相魯彼言我卽死此言吾則死皆謂吾

若舛也。吾若舛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而受沙石 之間有寢邱者 确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

此下有脫文

之間有寢邱者其

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禡，人莫之利也。引之曰：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者，其地确而名醜云云。今本沙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間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寢之邱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劉子云：楚越之間有寢邱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

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間故下文云荊人鬼越人禡也
有有寢之邱者今本作有寢邱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
言寢邱者詳言之則曰有寢之邱略言之則曰寢邱故
劉子作寢邱而呂氏春秋作有寢之邱今本亦脫有字
唯之字未脫
下文云其子請有寢之邱又云孫叔敖請有寢之邱則
此亦當作有寢之邱明矣地殽謂瘠薄之地墨子親士
篇曰堯塙者其地不育是也堯塙與
堯塙同不專指石而言且
地殽名醜相對爲文殽下尤不當有石字此因上文沙
石而誤衍耳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
當爲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公形與谷
谷廣雅渡去也去誤爲谷祛開也祛誤爲裕皆其類也
劉子說符篇白公遂外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
室亦以相法誤爲裕後人因改爲俗耳此謂楚國之法
似而誤如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
誤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
敖獨在

兵橫行天下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繯威服四方而無所絀念孫案兵
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爲文橫字蓋後人所加

憤然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念孫案憤然非歎

貌憤當爲嘖嘖與喟同嘖誤爲嘖

隸書貴字或作貴形與貴相近故從貴從

貴之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憤潛夫論浮侈篇懷憂憤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例

也後人又改爲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喟然而

歎說苑敬慎篇家語六本篇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嘖徐鍇曰

韓詩外傳嘖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嘖息激昂李善

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嘖然太息今外傳嘖作喟後人改

之也又晏子襍篇晏子嘖然而歎亦作此嘖字

欲以利之 門戶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念孫案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卽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子微明篇同

天下揆之不窮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

失者有重罪。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劔而伯頤門者止之。
曰天下揆之不窮。高注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念孫案門者止
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揆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太
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
天下揆之不窮六字。

與子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舛被罪而乃
反傷我。念孫案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
虎無交而爲之蒙舛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
而誤。

以爲下脫文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念孫案以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鬪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

反利 反取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念孫案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

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心痛

秦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

道藏本劉本如

是各本脫去下子反而莊本從之非是

念孫案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

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慎篇並作辭以心疾

不率吾眾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念孫案亡與忘同率

當爲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並作不恤吾眾
爲僂

斬司馬子反爲僂念孫案後漢書注引此爲僂上有以
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
皆有以字

病溫而強之食

夫病溫而強之食病喝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爲養
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念孫案劉本溫誤作濕莊本
又改爲溼皆非也病溫者不可以食若作病溼則非其
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喝而強飲之

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熱亦溫也
又案強之食會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
養病爲韻

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

若作會則失其韻矣

有論者 能論之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
念孫案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
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
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
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
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

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竝云論知也大戴禮係傳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敘失之

輪

夫虞之與號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念孫案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號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

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

雲起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念孫案雲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爲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並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

陰行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明。念孫案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

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竝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卽承此文言之

好善者

咎者宋人好善者念孫案好善上脫有字劉子說符篇作宋人有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

近塞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念孫案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爲近塞則不知爲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交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

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之後福李
賢注云北塞上塞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
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竝作北塞上之人下文
近塞之人从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
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竝引作塞上之
人

何遠不爲福

此何遠不爲福乎念孫案何遠不爲福本作何遠不能
爲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
谷永傳能或減之下言何遠不乃爲
福也下文曰此何遠不能爲福乎卽其證此及下文兩

何遽不爲禍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竝引作何遽不乃爲禍又何遽不能爲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爲禍

良馬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念孫案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爲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家富馬良

引弦

丁壯者引弦而戰念孫索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竝作控弦

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並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不害於事 不可用 不同於時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劉本刪去不字念孫案不害當爲不周隸書害作

周與周相似而誤

道應篇周鼎著僎而使鮪其指女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宣六年公羊傳靈

公有周狗謂之葵爾雅釋畜注誤作害

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

注曰周合也汜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言直於辭而不

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黽命匠人爲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績不知害爲周之誤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於國匹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爲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竝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

而不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念孫案。謂與爲同。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

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以寡統眾。又注呂氏春秋去私不屈。士容

三篇竝云而能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譬若眾敗。常扶子險。乃而子于濟。墨子尙同篇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

尙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

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一君而徵一國。荀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玆與能同故鄭注屯卦讀而爲能堯典柔遠能邁漢督郡班碑作深遠而邇皋陶謨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愆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知能惠論語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侵篇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爲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爲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爲安外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

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天下之所賞

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念孫案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雅季先賞而誤。

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

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念孫案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

城下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念孫案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竝作城中

糧食匱乏大夫病

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念孫案糧食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術要略二篇竝云匱乏也此處脫去注文乏字又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

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韓子作士大夫羸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魏聞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

智伯

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燕爲貴智伯

道藏本如是

念孫案伯字

因上下文而行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爲智士非也此謂

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
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
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外事不
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
改本書謬矣莊本同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智韓子作
則無爲貴智矣皆無士字

君爲之次 出君之口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
念孫案君爲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上下文皆作
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

君之口入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
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

陰謀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
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
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
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

灌智伯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
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卽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

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故君子曰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念孫案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燕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

能道

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念孫案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

其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唯子圖之，語意
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

今王

今王欲爲霸王者也。念孫案：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
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
稱王。下文云：君以爲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
此正作君。

負輦粟

負輦粟而至。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摠載粟而至。
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

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搏載粟米而至與御覽
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搏與輦同
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者或服或輦載粟而至也
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
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輦同

周禮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巾車連車

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

服輦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竝稱服輦許

高注皆訓輦爲檐於義少疏矣

許注見一切經音義

暑以強耘以伐林而積之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
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念孫案暑以

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

此因上文三以字而誤

反還

莊王以討有罪

以與已同

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

齊反還而不賀念孫案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爲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尙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賀

牽牛蹊人之田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念孫案牽牛蹊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

史記陳杞世家作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

此文無

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卽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

其謬也。

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

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

念孫案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政之政與征同

古字多以政爲

征不煩引證

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弑其君故曰

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
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
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
爲非誅罪人也貧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
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

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引之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卽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

積力

是故忠臣之事君也

今本脫之字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引補

計功而受

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案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爲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楚王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
來北方念孫案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
而衍

黍粢

食芻黍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念孫案黍當爲梁此涉
上文糲粢而誤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黍爲食
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梁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此
子有所思行注此
與芻黍對文則當言黍粱不當言黍粢上文云養以芻
黍黍粱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粱與良爲韻若作黍
則失其韻矣

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

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
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念孫案此當作今乃反以

人之所以爲遲者爲疾上文曰此眾人所以爲舛也而乃反以得活卽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脫一以字衍一反字

離朱剡

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剡索之高注曰離朱明目物捷疾剡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念孫案剡與掇通剡上當有攬字脩務篇曰離朱之明攬掇之捷高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攬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攬剡善於搏拾物

高注脩務篇曰攬搏也注要略曰掇拾也

二人皆黃帝

臣也。今本正文脫攬字。注文尤多脫誤。劉續不能釐正。乃於劉上增捷字。

諸本及莊本同

與脩務篇不合。非也。

雞定

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亾社稷。念孫案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邠氏鬪雞爲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爲韻。秦族篇獄訟止而衣食足亦與息德爲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爲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爲麟之定之定大誤。

大侵楚

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念孫案侵上不當有大字。此

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

非常

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念孫案非常下脫人字韓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

見之密

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陳氏觀樓曰密當爲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而不蚤滅卽其證

投卮漿

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念孫案下旣言沃

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引此投

作援是也

陳禹謨依俗本改援爲投

援引也謂引卮漿而沃之也作

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會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
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夫仕者先避

此下有脫文

之見終始微矣念孫案夫仕者先

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

仕與士同

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爲仕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幽風

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

竝云事也漢

耶中馬

江碑

士喪儀宗成陽靈臺碑故有

衛士士皆作仕

避患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

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卽辭官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

燕以

使監祿燕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

高注監祿秦將

念孫

案燕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漢入越

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

鵲

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念孫案鵲上脫鳥字下文鳥鵲之智卽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鳥字

行遊

孔子行遊馬失

與佚同

會農夫之稼念孫案孔子行遊四

字文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卽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

已篇同

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辯見呂氏春秋

子貢往說之卑辭

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見也念孫案子貢上脫使字

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爲畢字之誤也

俗書卑字作畢畢字

作畢二形相似

畢辭謂竟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作畢辭而弗

能得呂氏春秋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

不若此延路陽局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高注曰延路陽局鄙歌曲也念孫案不若此此字因上文若此

其無方而衍路本作露脫去上半耳陽局本作以和因

上文發陽阿而誤爲陽阿阿又誤爲局也

左畔局字誤爲月右畔可

字誤爲可劉本改局爲局而莊本從之謬矣

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

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曾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

說山篇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

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

賦舞賦長笛賦七啟引此竝作不若延露以和是其明

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衍吳都賦注引高誘曰

延露鄙歌曲也無此二字

不同

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念孫案兩

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語意正與此同

任於世

知人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念孫案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爲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傳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

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徑，因誤而爲任。詮言篇下可勝理。文子道德篇得徑誤作任。體文子微明篇作卽有以經於世矣。經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經於世徑古字通經亦行也。

河中

荊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念孫案河當爲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

九夷歸之 天下懷其德 戰武士必其外

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外人之骸而九夷歸。

之武王蔭暘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
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九
夷歸之作九夷順無之字天下懷下庶其德二字又疾
病部四刑法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死竝作戰士畢死
下有感於恩也四字初學記帝王部引此云武王蔭暘
人於樾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念孫案九夷歸天下
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下亦無
其德二字戰武士必其死下當有感於恩也四字此四
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

下亦有此四字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外士字其字皆後人所加淮南一書皆謂士爲武戰武卽戰士也故御覽引作戰士畢外畢必古字通

吳王孰

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此難也念孫案朝於吳王王字涉下句吳王而行上下文四言朝於吳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也言何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音語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越語孰是君也而可無外乎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孰君而無稱孰字並與何同義朱東允不曉孰字之義而於孰下加意字斯爲謬矣莊本同

不若然而然 不然而若然

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引之曰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事吳請身爲臣妻爲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若不然而然與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則義不可通矣劉本刪若字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

立務

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此如不報如與而同劉子說符

篇作此而不報舊本此字誤在如字下今乙正無以立務於天下高注曰務勢

也引之曰務與勢義不相近務當爲矜字之誤也

務字

義書往往往誤淵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

矜而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勇韓詩外傳

矜而自功今本

矜字竝誤作務劉子說符篇立矜作立僅僅與矜古同

聲而通用猶謹之爲矜也張湛注劉子云僅勇也此注

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云立僅者非學鬪爭

僅立而生不讓汜論篇云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

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卽立僅也趙策云勇哉

氣矜之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

勇竝同義

滅其家下脫文

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念孫案此處敘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貳墮腐鼠而虞氏以亾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劉子作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

令尹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念孫案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

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

視決吾罪

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念孫案視當爲親字之誤也
親決吾罪卽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
載子皋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皋問跖危曰吾不能
虧主之法令而親跖子之足彼言親跖子足此言親決
吾罪其義一也

隱居爲蔽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念孫案隱居爲
蔽當作居爲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爲隱蔽而戰則爲

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在居爲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語意正與此同。鴈行皆謂前行也。燕策云：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

捕雉 彌耳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念孫案：捕當爲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爲弭毛。毛字因弭字而誤爲耳。後人又改弭爲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竝引此云：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

體弭毛卽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
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淮南內篇第十八